

为什么考虑权力和历史性很重要？

权力和历史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里。该框架概述了权力和历史性的一些方式，以及在美国背景下与权力和历史性相关的一些常规维度，这些条件存在于学习环境中，并在个人和机构层面上造成了影响。该框架旨在阐明一些关键概念，并可以支持定向和实践的发展，以转变权力和特权的规范形式，并使学习者，家庭和社区代理机构都朝着道德，公正和可持续的学习方式与存在形式发展。

历史性是指对过去的文化观念，塑造这些观念的原则，经验和价值观，以及历史化的实践，工具和信息是如何持续地并因此塑造现在和未来。重要的是，历史性与历史是不同的，或者是跟清晰的“事实”的概念不同，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到，位置性总是在塑造观察，已知，甚至考虑的内容，或者再进一步，叙述和含义的构造。历史性观念的核心是对系统构建的权力动态的认识，这种权力动态构造了个人，社区和机构（包括人类以及不止于人类）之间的关系。其中至少包括政治，社会，技术和产业动态，这些动态与地方，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特性等因素息息相关。

权力在社会系统中无处不在，权力如何被理解会对被认为重要的行动产生影响。权力没有天生的好坏，而问题是关于如何去使用权力。在我们的框架中，我们强调权力的两种含义：1) 系统性权力； 2) 个人和集体的力量。

系统性力量

系统性权力反映了正式机构对某一些想法和存在进行合理化，重视或被提拔的程度。这包括了一些人或社区的接触，塑造或相应地影响社会结构和政府机构的能力。系统性权力通常还反映在谁可以使用某些服务和商品或资源分配方式上。受益于并有权获得系统性权力的人可以享有特权。

在社会系统中，特权通常取决于种族，性别认同和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阶级。系统性权力通常决定着谁的知识得到重视，在教育环境中了解或学习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以及什么存在或行动方式是被描述为良好的。这可能意味着谁的文化习俗和身份在学校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学习环境中被使用和复制的知识体系（例如自然-文化取向）通常反映了中产阶级，西欧的遗产。权力还可以作为一种机制来控制年轻人，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知识上）在某些教育和科学活动中的参与和存在。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学习环境中拥有权力。最为明显的是当学习者是通过知识或感官角度，还是通过行为角度来看学生。此外，成人教育者与身为儿童的学习者一起工作时往往处于权力位置，却往往低估了儿童所从事的智力和伦理思考。最终，教育工作者通常在与具有历史性权力关系的机构中工作，这些社区和家庭的影响导致了现在，以及他们与谁共享他们的权力。鉴于美国的教学人群中白人妇女居多数，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意味着教育领域很容易受到这一占主导地位人群的想法，外在偏见和权力的影响。教育者常常忘记，教育是经过深层次并具有问题的被文化固定，性别化，阶级化，并且通常是对非主要家庭造成伤害的场所。

个人和集体的力量

尽管意识到系统性权力至关重要，但认识到个人，家庭和社区如何在系统性权力下继续创造出独具匠心的方式来继续其文化传统，传承知识和蓬勃发展的方式也很重要。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人们身份和经历的复杂性。身份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交叉性，它是指一个人可以持有的多个身份，以及在这些身份中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由于相交的身份，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权，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没有。可交叉身份包括：种族，文化，性别认同，能力，性倾向等等。认识到通过身份和权力动态引起的挑战和长处，可以看作是认识到集体力量。个人和集体通常以明显和隐性的方式来回击权力的系统形式。在教育环境中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家庭和学习者经常向教育者阐明，这可能会显式地或隐式地影响权力和历史性的规范形式。此外，即使在教学者没辨认到的情况下，学习者也常常会找到表达自己和探索思想的方法。教育者们敏感性的一个重要转变可以是假设学习者永远在努力的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对于这项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有很多，而有一些可能与规范的期望有所不同。例如，大量研究表明，教师常常认为在开玩笑或大笑的学习者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学生经常是沉浸在学习中，并把想法与他们的日常想法或日常谈话方式联系起来。

种族与种族化

种族在社会上是真实存在的，也是社会所构成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生物学现象。种族起源于一种观念，即根据遗传的身体和行为差异将人类分为不同的群体，并断言白人比其他种族优越。这些理念始于15世纪，使欧洲的征服合法化，并一直以各种形式持续到今天。然而，当代学者和科学家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任何关于种族的生物学主张，相反，当代的种族观点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结构，从而来组织人们并无意识地用外表来划分文化社区和他们的历史性经验。重要的是，种族变得有意义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种族化-继续是一个可预测的社会结构以及是一个自我决定又是社会强加的社会身份。种族身份是一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方面，人们都在发展自己的个性化种族身份以及种族化的群体身份。特别是对于有色人种的学生来说。重要且有问题的是，白人学生通常无须明确地应对自己的种族身份和群体身份。

种族主义可以而且确实在个人以及系统或体制上表现出来。一个人可以不持有种族主义信仰，但参与在延续种族主义的制度里。

个人种族主义是指一个人认为特定种族优于或低于另一个种族，并且一个人的社会 and 道德特征是由其先天的生物学特征预先确定的。个人种族主义常常表现在种族歧视的规律里，这种歧视源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个人偏见。个体种族主义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历史和过程相关/从中学习到，并受到系统种族主义的支持和加强。

系统性种族主义包括已建立机构中根深蒂固的政策和做法，从而导致指定群体被排斥或提倡。它与公开的歧视区别在于不需要个人的意图。它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制度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源于个人对他人的偏见或对社会的偏见

结构性种族主义：不平等根源于一个社会的全系统运作，这种社会将大量特定群体的成员排除在重要社会机构的重要参与之外。

教育机构已经并且继续是具有系统种族主义的。

殖民主义与定居者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一群人寻求扩大或保留其对其他人或领地的统治权的过程，通常目的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通常表现在对种族主义的支持中。在殖民化的过程中，殖民者可能将他们的宗教，经济和其他文化习俗强加给目标领土的土著人民身上，通常以非常暴力的方式。外国行政人员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该领土，力图从殖民地地区的人民和资源中受益。地方通常是通过殖民主义的进程建立起来的，但通常被视为一个结尾和另一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出现。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用新的定居者人口取代被殖民领土的原始人口。与殖民主义不同，定居者殖民主义是社会持续存在的结构，而不是特定时段的历史事件。与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一样，它基于外源性统治，通常由其他国家组织或支持。定居者殖民主义是通过各种方式制定的，从通过前居民的种族灭绝政策暴力减少人口到更微妙的合法手段，例如在殖民框架内同化或限制承认土著身份和主权。殖民权力者通常认为定居者在种族上优于以前的居民，这通常使定居者或成为新国家公民的人、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要求上比土著人民的要求更具合法性。



如何使用这个框架

合作实践： 西方教育机构的初始建立将教育者和学习环境与家庭和社区隔离开来，导致权力失衡，使学习者和有色人种社区边缘化。通过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家庭和社区组织的合作，将异类知识和实践带入学习环境，从而打破这些权力失衡。

教育者的反思： 反思你自己的交叉身份，这些身份是如何被历史化的，以及你因这些身份而获得的权力和特权。例如，如果您是一名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者，由于学习机构与边缘化社区之间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历史关系，您在与儿童及其家人互动时处于一个拥有权力地位。

规划和实施： 通过设计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识别、解决和消除权力不平衡的学习活动来更好指导您的规划和实施。研究您居住地、学习者居住地以及与学习发生地点（如学校、博物馆、社区组织）相关的历史。计划在学习活动的设计中融入不同的家庭和社区知识和实践。

学习者的感知： 有意借鉴学习者的家庭和社区知识和实践，将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科学探究和实地调查联系起来。

协同设计和评估： 反思您的教学设计如何有助于或积极地打破学习环境中的权力不平衡。例如，谁的想法通常会得到表达和倾听，为什么？如何向学习者的家庭提供和分发学习活动和资源？您会如何评估学习者的知识、想法、行为和应用？您是否使用规范形式的评估，或者您是否有确保学习者可以选择他们的表现方式并以其他方式展示他们所学的知识？



Photo by Disabled and Here



Photo by Tilth Alliance

权力和历史中身份和关系的关键方面

权力和历史性在多个方面和尺度上运作。这些范围从制度或结构层面的权力失衡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学习者、他们的家人和教育者的交叉身份总是相互影响，反映了深刻的权力化和历史化的关系。就地学习强调关系的五个方面——但是请注意还有其他不同的方面！这些关系是权力和历史性已经并继续积累的关键场所，也是教育者有意破坏规范假设的重要关系。这些包括以下内容：



- **孩子-孩子（同辈对同辈）：**学习者受成人和系统的影响，并且经常以有不好的方式再现这些影响。教育者需要开发不同的方法来打破权力和历史化的偏见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 **儿童-成人：**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对于教育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虑他们如何在孩子身上发挥权力的影响。某些形式的权力可能是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但教育工作者有时会采用种族化的成人化形式，以有问题的方式对待有色人种儿童。
- **学校-家庭：**家庭与大多数教育机构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有着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权力不平衡的历史。教育者必须有意识地向不同家庭学习并与他们一起解决权力失衡的问题。
- **学校-社区：**家庭是强大社区的一部分，这些社区通常是学习和文化的繁荣中心，从社区的文化角度可以学习到很丰富的事情。然而，学校通常与反映学校或基于学术的学习（例如，博物馆实地考察）的学习环境合作，这加强了知识和权力的主导形式。培养与社区的关系意味着将公共知识和实践重新定位为日常教学中学习和身份发展的核心。
- **人类-地方/自然：**人与地方和自然世界的关系因文化和社区而异。然而，教育机构通常植根于西方的主要模式——人类至上和资源开采模式。教育者可以通过学习和学习者及其家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和取向，在他们的学习环境中积极地消除这种取向。
- **微观-中观-宏观系统：**权力和历史在多个尺度上运作——通常是同时发生的。权力的影响是深刻而普遍的，包括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环境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 **微观-系统：**这包括人类、人类和人工制品（例如书籍、媒体、工具等）、人类与超人类、超人类之间的日常互动。
- **中观-系统：**这包括家庭和社区层面的互动。中观系统是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的结合。大规模的历史和权力失衡是在家庭或社区动态中上演的生活经历，并影响（并受其影响）个人的交叉身份和特权。
- **宏观-系统：**这包括社会、环境、制度和政治上权力和地位的失衡。宏观系统中的权力不平衡很明显基于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例如获取资源的方法和资源分配。

与地方的根学习的联系：

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基本前提是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系统（例如社会、政治、制度）始终与生态系统相关。重要的是，这些系统内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权力影响和历史性。例如，在殖民的民族国家中，基于资源开采和人类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制度决策导致了社会生态失衡，对边缘化社区、有色人种社区和超人类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自然-文化关系， 或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文化社区而异。自然-文化关系的模型，即人类是被解释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还是与自然世界不同，构成了教育教学法和学习活动。通常，在西方教育机构中，更具体地说，在科学教育中，人类不被定位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例如，这在提到自然世界时使用“资源”一词就很明显。由于教育机构和家庭（尤其是边缘化社区）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学习者可能不愿意分享自然-文化关系的不同观点。

实地科学学习：实地科学学习涉及学习者观察自然现象并在自然界中进行调查。然而，并非所有社区都与户外有着相同的关系。户外学习空间通常被视为“白色”空间，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在这些地方经常感到不安全和压迫。为所有学习者创造公正、公平和合乎道德的户外学习机会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是深深地历史化并植根于白人至上的定居者殖民的叙事。例如，让土著人民不了解土地的知识是并将继续成为增加白人权力和减少土著主权的殖民者殖民战略。教育实地科学，地方历史，以及人们与土地的各种关系，是积极拆除这些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意识到对 BIPOC（黑人，有色人种，土著人）身心的不公平监管，并了解在户外学习时意义建构和声音的多样性。

权力和历史：学习社会生态关系不是中性的，而是与学习者与地方、权力和特权机构的历史化关系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教育者、学生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几代人积累的和不同的权力动态，这些权力动态塑造了学习如何在课堂、家庭和社区中展开。采取以正义为导向的教学立场，打破权力和特权的等级制度，需要对学习者及其家庭和社区的社会和生态伦理可能性进行深思熟虑，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并继续被边缘化的人。



建议引文

协作学习。(2020)。框架：权力和历史。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博塞尔和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就地学习。